

講義

DE 12
1.665
1



明
清
卷
1665
1

宋本志印
歐春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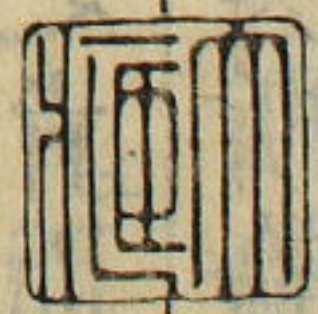
論語講義並辨正序

論語者蓋所用孔子及羣弟子之語若事反覆論次之而以明聖賢之道也故語必每章有其所由語者之旨而存焉論亦必每章有其所論次者之旨而存焉學者須先詳其所由語者之旨而又知其所論次者之旨冀可以得通達斯道矣故作者特明其義所在之大意題曰論語耳而漢儒以來註此書者唯討其語旨而遺其論旨故其所解說之語旨亦大有所失誠千載之闕典也昔吾先師皆川伯恭夙有發於茲作論語繹解上梓者前後凡二末又頗有意於改



論語講義卷之一
修之不果而沒願不敏亦沈潛乎斯文數年乃續先
師之緒謹述其意而作論語講義四卷以講明其語
旨與其論旨之義又作論語辨正二卷以辨正先儒
之繆誤庶幾有裨益聖道之萬一云

文政二年己卯冬十月 後學田中願撰



論語講義卷之一

日本 越前 田中願大壯 著

學而第一 凡十 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子弟子內孔子而稱也學者希進其德而

以業之也蓋孔門所教先王之詩書禮樂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學者即欲以斯二者成之己者而躬能履之其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間是也故凡論語中云學者率皆謂學詩書禮樂間或偏謂學詩禮蓋亦其省語也時者當其可也習者能知通其物義也說與悅同意有所遂也此章三語皆勸學之辭故每取其類之曰不亦乎也言學者平生有所學問而能得其義適中會悟之於日用實施上則學誠有其功是以足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謂同道而交者也樂者

心適焉以方其會通也蓋學積時習則其德乃成矣其德既成則又當以行其道為本志而道者固衆之

所共由故其德自不孤必偶有朋自遠方故來從人

學者是其篤志足傳其道者是以足以自樂也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者有不得意而悶也君子者在位為政卿大夫之

稱而如此此章以學者能有其德而可任其政者稱也

蓋世有隆焉道有通塞故人或不知其有學德然而

不為之愠悶者是學誠為成已而不為名利者是以

足以為君子也○論次此書者之旨明學須唯要實

用躬行不可毫為名利其所悅在乎成已

其所樂在乎弘道而後君子可庶幾也矣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

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之德也弟者善降其身以事兄長之德也犯逆戾而

觸之也鮮希少也亂治之反物不得其所也此謂作

興不仁君子務本暗言本立而道生立行之前也道

者之事孝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也者

由此而生也已上二句孔子之語見說苑

數物中分稱一物之辭仁者躬能勉強而濟人之德

也與者推言其實之辭此二句有子發明夫子言本

之旨也蓋夫治亂者邦家之大紀綱而除亂為治仁

莫大乎此焉覆治作亂不仁莫大乎此焉而凡亂之

所作者生於爭爭者出於不孝弟故孝弟則自不好

犯上不好犯上則又固不好作亂也而凡治之所生

者亦無不始於孝弟而成於仁故本立而道生也由

此言之孝弟也者不唯修其一己之美德抑又所以

防不仁之亂而為仁治之大者是以有子謂孝弟也

者其實為所成仁德之本也○論者之旨欲明學當

以孝弟為先因示其德之大而不可不尊尚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有字從皇侃本巧言謂

令色謂使人可為好受之顏色蓋巧言令色者能體

知人意取人容悅故其人殆與孝弟之人和氣婉容

順事父兄者相似矣然其行不由中誠是以夫子言

其人有欲仁之言或失之則流於巧言令色故戒

不好犯上之言或失之則流於巧言令色故戒

其流弊因明孝弟之行不可不由其中誠也

論語精義 卷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言字從皇混本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省者臨將發行而內因反想檢定也三省者晨晝夕數數周復之也忠視人猶己也信其言信實不爽也蓋為人謀事則以其非己事動易以不忠故省之也與朋友常交則其親狎日甚而或易以不信故省之也傳授之事則已矜其能而易傳以不躬親習知之事然如傳此則不忠不信故省之也而凡此數者率皆出於忽己而不加慎以誤人不小者故曾子每日深省戒慎之焉耳○論旨孝弟之人能慎重忠信則無流於巧言令色之失因以明學當次孝弟不可不以忠信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導也千乘諸侯百里之國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時不日百里之國而以千乘言者其意專見其以地廣人衆物洪事繁常難致周悉而似一人之力難任其治者也而其不日治而日道者亦見君子僅執此三者則足以制率其人事之衆繁之意也敬者用心欲得以當天意所在之義也節者方物將過制度而裁止之也民者當為君役使者故因使字稱之曰民人者同類當相恤愛者故因愛字稱之曰人也敬事而信者言為上者常奉天意敬重民事於其初政而其事必使民有所賴以永久不爽也節用而愛人者言為上者務制己欲於國家之財用謹守其度不敢妄費而以其餘財惠愛人也使民以時者言諸管造脩築必於農隙之時為之不妨其田功而害生民也而凡此數者要之忠信之事而苟能如斯則千乘雖大矣足以為治安也○論旨即明忠信之用亦不唯己之美德雖道國家之大不過此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謹小心不妄之意也汎廣交無所擇之意也言弟子入在內則唯欲孝出在外則唯欲弟當務此二者無他事而其入則孝之要心謹而言信可也其出則弟之要心汎愛衆不敢權衡而身親近仁德欲成之已可也既行斯二者猶覺其身體有餘力則當以學詩禮之文

蓋詩禮所教亦唯不過訓之其宜勤者故也○論旨前章孝弟忠信皆人之美德而其用固大矣而蓋孝弟者忠信之所由而本者忠信者孝弟之所由而立者故今教以孝弟忠信當相待而成全德耳

○子夏曰賢賢易色上一句綱領下二句類言其委事父母能竭其

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

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易交易也竭者出致之而成無餘也致者遣送以達

著諸彼地也賢賢易色者言人能見人之有賢德者深嘉尚之吾身因欲習其賢之心如其已於好色之純誠以得相易其心者也蓋孔門教人莫先乎詩而道造端乎夫婦是以子夏特先言之事父母事君二大行之前以見其既學之成效者也竭其力者弗愛其力也致其身者自以其身立之於君命所在而終莫之違也蓋自用其情然後其力得竭焉自去其私然後其身得致焉自敬其行然後其言得信焉而此三者亦皆非文以操其心則所難能矣故其人雖自

謙曰未學子夏必謂之既學君子人也○論旨明前章言學文亦無他即當用力孝弟忠信者而苟能孝弟忠信則直謂之君子亦可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學則之則隔字法謂不重則不

威不威則學亦不固也以上語主忠信三句分股法

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君子謂尚君子之義以為人師者也重敬重也

威威憚也固者堅守其初而不替也主尊奉之意也女猶友于兄弟之友也不如者謂其有乖違也過者謂其行之失軌度者也憚者思其難之而為先縮也改者舍舊從新也言凡為弟子者之於其師當須敬重之如不敬重則其心自慢不威憚其教不威憚則其所學雖久遂不得純固成德物也而凡其師之於弟子則當須主立忠信之心如或見弟子之事不如己意者則當導之以其常而無作阿曲雷同以為相友是自持以不回者而乃信之事也如或見弟子之行有過失可尤則亦當直告其非而勿為柔縮軟緩

論語精義 卷一
憚於告之是交人以義正者而乃忠之事也○論旨明孝弟忠信隨人各有其宜以為主者弟子當孝弟而唯奉其教師當忠信而為之教導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者念其危而保戒也追猶追王太

王王季之追謂追而舉行之也民德謂民心然此語下民衆庶所相共同有之中心皆固好之者而其中心誠喜悅歸從之故不曰民心而曰民德也蓋凡事之終者人之所易怠也而慎之如初不敢墮之未路信之至也凡物之遠者人之所易疎也而追之舉行不敢亡其先軌忠之至也言為人上者於凡百事物其始終遠近能一如斯則下民衆庶之心誠歸從乎其忠信之厚也○論旨欲明前章忠信教子弟則子弟亦無不從而孝弟焉因承以忠信則可必得人者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

之與抑與之與子禽姓陳名九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蓋二人共從夫子之經歷

而親見之者故有此問答也抑者姑置其所言文義而更語他義之辭言邦國各有大小若強弱而夫子所至之處必聞其政所以其然者何以致之夫子求而得之與抑彼與之與子貢曰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句異乎人

之求之與溫者心常存文義而不亡也良者其材能

超出也儉者約於常度也讓者不敢專當也蓋心不違仁溫也志不棄成良也謙不踰古恭也守不侈度儉也行不爭人讓也諸之乎之合與沽諸病諸之諸同其諸間有略折異乎以下補添言夫子唯躬行溫良恭儉讓之諸德以自然得聞其政耳故設為夫子自求之亦唯其以此類求之乎固異乎吾子輩所問曰求之與之求也蓋子禽所言求者以世俗為名利求之者之意為問與夫子儉讓以求之其旨大相反異故子貢審辨其非也○論旨蓋前章慎終則溫良也追遠則恭也儉讓亦恭德之屬故溫良恭儉讓即慎終追遠也而夫子必聞其政則民德歸厚之明證不復容疑矣故以實之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

上一句蓋古語言凡觀人之法父在則子有不可得自專者故不必問其行而

唯專觀其為人於其志是以其子亦於其行尚或可
以得辭焉如夫父沒則其子不可復得口其父而慢
其行直觀其為人於其行故父沒者之於其行尤不
可不慎也夫子因言古有是言則似父既沒其子即
改其行以自任其志而可者然如三年居喪之間則
其父猶在也是以於其父在日之道雖有如何改者
無之改一以其父猶在者而誠合乎繼述之義故可
謂孝矣○論旨恐前章夫子溫良恭儉讓之聖德學
者遠視以為高遠不可望因明其德不甚遠即三年
無改之孝思溫也良也恭儉讓也斯五德者皆兼有
焉雖夫子平生所用亦不過此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

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者

聖人順於天命而所作之為典則者是也和者彼此
情意愜合之意也節者以義時有所斷裁之謂也言
聖人所作禮典用以行諸百事之際以情意愜合相
和為其所貴於先王文武設教之道亦以斯旨為善
美然小大皆同出之則譬如飲酒禮賓為大眾賓為
小當有專略之分而至亡專略之分故其事必有所
不行也設雖能知和之為貴為美而用和者不以禮
典所教之義節之則亦愆專略之分其事遂不可行
也○論旨無改於父之道即和之所在也三年而有
改者即節之所在也唯孝則易流於和故教以禮之
貴節者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謂其行立信也義者不從物慾而身能處於其所宜止

之名此謂身之分宜也復謂履之如其所言也因
其故也宗者為物之所出而所尊依之義也言心立
信之初近於己之分宜而立信則其信有義故其人
所言皆終可得履而行也身行恭之時近於禮所教

之義而為恭則其恭有節故遠於耻辱之事也凡百之事率因從其故舊之事而行之雖或改革之猶不失其父親之心則其事孝故其身亦遂可為後世所宗尊也○論旨於信恭見其可節於因見其可和以復明和節不可交偏廢者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上二句古語言君子志唯在乎道是以飲食無暇求饜飽居處無暇求安逸夫子因明學君子之法蓋人敏於行事則身急忙於其事而自無求安居也慎於言語出其口者則亦節飲食之入其口者而自無求飽食也如此而加之事之疑似難辨者就有道君子而是正焉則實躬行詩禮之文者而進德之法無復尚焉故曰可謂好學也已○論旨前章信恭得其宜及因其故者皆所可資於學問故以此承之而此章又實為一篇總要蓋不求飽食安居則諸孝弟忠信之行慎終追遠之義和節之宜皆可由此而望矣苟求飽食安居則其所學之道亦皆一廢乎

此矣是故學之好與不好唯是言可以勘其實焉矣學者須反覆思之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貧不可無之財物不足也諂者屈身卑辭以取憐也富不必用之財物有優也驕者氣習過高大有所負也子貢意苟無諂無驕則自無求飽求安之私而與君子之行不遠因舉以問之也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

富而好禮者也道字從皇汎本言其無諂無驕之事行之而可也然徒欲無諂而無諂欲無驕而無驕勉強事之則外行雖善其主未定故其或失陷尚難以保若夫貧而樂從道富而好行禮則行義有主文章有本故其無諂無驕亦不事而自能之矣故曰未若蓋以教內主之當為先務也子曰

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切謂粗刊也瑳謂細利也琢謂粗琢也磨謂細磨也蓋皆以攻玉之法喻成君子之德也子貢乃悟夫子所教詩廊風載馳篇所云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旨而言苟無內主則外行亦不可立也因又意其詩後篇淇奧所云如

切如瑤如琢如磨而學當逐次漸成其資漸修其文則內主既立外行亦自善美誠不可不如夫子所教故復問之曰其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斯之謂與也
而知來者乎告諸以下七字補添蓋夫子所告者適合奧章之旨此知來也夫詩凡三百篇自初至終章章相承意義相貫者是以自非其人有推往知來之材則不可與語詩唯子貢則能之故夫子許其可與語詩也○論旨子貢即去求飽求安之心能就有道而正焉者故以承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患憂慮也蓋人之不己知有德之知則於其德固無損害故不可患也不知人之不己知則我有所不能進德之損故不可不患也○論旨蓋己所既知者即往也所未知者即來也學固當貴日新故承以知人而進德者也而以上三章又與篇首所言之旨相照接乃篇首之學者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是也時習者子貢知來是也樂朋來者切磋

琢磨是也人不知而不愠者不患人之不己知是也彼提其綱此振其目學者須反復審詳以貫斯義矣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政者令其臣民眾庶各得其所宜止焉之名也德者承天之明命而有諸其身者之名也而身恒行之因以成孝弟忠信諸物者即亦曰德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其供其用之意也言為上者之於其為政無他唯其身常行其中心所知之德物不德以臨其臣民則臣民亦自化之各奉其德作其用譬如北辰恒居其所惟務其義未曾動移命令而眾星各供其用不失其所旋轉歸沒之義也按本文不曰以仁而曰以德者蓋以德則其跡亦必成仁政故也○論旨明前章人之不己知者此已猶有所未知也苟己誠以德則人必莫不知焉而又與前篇道千乘之國及夫子溫良恭儉讓及曾子慎終追遠之旨皆相照應以作此篇首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蓋

詩三百者聖人撰天下眾庶言志之所皆同願者以設之教也而其所教之要令人思求天命無邪惡而已故學者恒體斯思天命無邪惡之心以求諸詩意則三百之所教皆莫不可得者焉以求諸人情則天下眾庶之心亦皆靡不可同者焉故夫子言詩大約三百篇其旨唯思無邪之一言以蔽定之詩人即自言之也○論旨明天下眾庶之所為其志者而以見天下可一以德化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言教導民專以政令

齊正其不從所導者以五刑而戮之則雖其民幸免者猶無耻心不為懲改也此上之所作一以其外體故民亦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言教導民此應之耳齊正其不從所導者以禮法而責之則其民有耻心且善心為之感格也此上之所作一以其中實故民亦以此應之耳○論旨即復明民志本無邪故以德禮則化以政刑則不化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于者居之而不出於其

以言也蓋夫子前今固業詩者而今始得其心之所之專一于學不復為事物聞見所動移攪擾常如詩篇所言之三十而立立即立于禮也夫子前既學詩

之方今又學禮始得於凡倫類交際四十而不惑夫子際明知之其分宜乃可以施行也

詩禮之文皆經時習日漸既熟內外堅定於是又始得其於處事物之疑似難辨者一皆執詩禮之義以不惑也

五十而知天命天者出於人意之表而人不得其事不得不如彼意之義也蓋天命者之行乎人心其隱顯不一故邪亦似正正亦似邪其常達知是其為天命甚難也而夫子執詩禮之義不惑者亦日漸既熟今又始得常明知其是天命者也

六十而耳順耳聞之也夫于前既明知天命然其聽受天多費力也

或時直從心所欲然亦不踰出中正之矩是其聖德
即與命子也○論旨承前章言德禮化入因以見詩
禮化人之大效即如此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違與德音莫違之違

同此言無違禮則孝也蓋國家典禮唯其卿大夫最爲不可不行焉而以懿子爲魯世卿雖其父祖之道亦當以盡循禮文爲本志故無違禮則夫繼入之志者自在其中矣故曰無違也而其言極簡者蓋欲懿子深思而得此義也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

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御孔子車也孟孫即懿子也夫子以懿子不復問故恐未達其旨因欲

令樊遲傳聞其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即言當盡循禮文也蓋懿子父母既沒者故其言及葬祭耳

○論旨前章夫子成聖德之本先在志于學而學之本又實在孝于親故承以言孝諸章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蒧疾惡

也憂與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之憂同不如所欲之謂也言凡爲父母者之於其子無他唯其繼述之欲故父母之所憂於其子亦無他唯其厭惡於繼述之事之憂也○論旨即反以不孝者明爲孝之方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

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用飲食達其生也敬解見

前此謂用心欲不違父母之意也言今人之所稱曰孝者是謂徒能養其口腹然如養則其一家自父母至於犬馬皆能同養之故不加以其敬則不足別以孝稱也蓋敬養則有繼述之義故極言養之容易以明敬之可貴也○論旨復申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

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色難者謂意難其事而見之顏色也與史記佞幸傳嗜癡而色

難之色難同勞謂勞役之事也先生稱老者及師長也饌謂尊而供之也曾者語其所相意迥別之辭此章以色難二字為綱領其旨直與曾是句接有事以下二句蓋以父子與師弟同其義故舉弟子事師之行以喻也言色難者是其無意於繼述而為不孝者既明矣然設有服其勞及饌酒食之行則徒視之猶定以此人為孝乎其遠於為孝太甚也○論旨示其似有敬而非者以明敬之必不可不出於其中誠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言吾平生自他人觀之如愚夫然然回退而於自省念其獨私之時則其材實足以發明吾言而有餘矣回之不違本不以愚然也此暗喻顏子默識會悟大不似他人好言辨者○論旨明弟子之事師亦猶子事親非能敬而不違則其受益不可以望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以由安下皆各有略折視專以外言觀兼內外言察專以內言焉排置上三句居其所而

焉廋哉

言之也瘦不欲人知而匿之意也言視其所以之事則其心之所向可以粗知也觀其所由之道則其志之所歸可以漸知也察其所安之心則其人物何如可以詳知也凡知人以斯三者則其人縱欲掩匿不可得也○論旨前章夫子善知顏子因轉及此知人之法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故與荀子所云詩書故而不切之故

同言溫存詩書禮樂之文義因其故而以能知新事之可否則得失則可以得為教導人之師也○論旨前章視觀察之所可取其規矩者即故也且知人即又教導之資故承以此

○子曰君子不器

凡物有其形分而以當任載其事者謂之器易繫辭傳曰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此器字亦暗與道反對以言也言君子之於其學文唯欲以為已行道之資不欲徒以成供人玩弄之器也○論旨前章溫故雖大可知貴然徂溫故而無知新則成器而已因以明溫故知新

之不可
兩少也

○子貢問君子問得為君子之道也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為人長於言辭故夫子戒之言子貢汝當先要行其身平生所言之為善者得能行之而後知君子之德者從事之亦不晚也○論旨前章明君子之所以為為志而此章則又明學君子之法唯要躬行也而此乃又夫子善知入而為之師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周者始終能至如一之謂小人比而不周

也比者追其後而欲並之謂也此章即語君子與小人其言行相反異之狀者而君子常與道純故其言行自然周而不同於比小人常與道離故其言行有不得已比而不同於周也○論旨凡長於言語者自短於行故有前章先行其言之訓此章因明言行欲相周之旨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蓋學則知古事可徵證然

不學則不得施用之宜故有蔽罔人之弊思則知今得施用之宜然不學則事無所取徵故有其心自危殆之弊是乃所以貴溫故知新也○論旨以類明學思亦必欲相周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爭也言凡學者尚未究其本根之所在而徒相共攻言乎事物別異之端緒所見者斯類不止無益交害人情也○論旨即明學思不相周則有此無益之害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此夫子為子路特欲有所教故鄭重呼其名語以知之所以為知而

可行者言凡接人處事之際唯其心明於自知者即遇以其知不明於自知者即遇以不知如是則其所知者始為知而得以行也○論旨前章攻乎異端者蓋率以不知為知故也因以示其不攻乎異端之法

○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此子張學詩而業及旱麓篇之時也其詩云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者即是也。不書學旱麓，而書學于祿者，夫子言中有祿字，其義易通。且詩人主意亦唯在言于祿，而如旱麓則不過假其音近者活言榛楛濟濟以取之，此喻故遂書曰于祿也。于者冒進而求之之義也。祿，天祿也。蓋天命初德于人而可得安及終身者，猶安享廩米者故亦稱曰祿。于祿者乃謂求受天所錫之德而從事之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闕猶言去也。尤者為人所異指也。悔者念往之妄為也。此即夫子為子張語學得于祿之方者，而其所言之旨亦一本於詩。蓋早祿前篇檇樸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者，乃聞見闕疑殆，慎言行其餘之所由本也。又懸云子曰有禦侮者乃言行寡尤悔之所由本也。在中二字亦即本於旱麓黃流在中也。言平生聞見雖於一事極多而臨其將言行之時擇之闕去其疑殆者，待異日通今唯慎言行其餘之暇實者則寡自悔。寡人尤苟能之則天人本一致故雖天所錫之祿自在其中而庶可以得保

有之也。○論旨闕疑闕殆即不知為不知之謂慎，言行其餘即知之為知之謂所以相接承焉。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哀公所問言民服與民不服之事。故曰則也。凡稱孔子對曰者，尊君而辟內稱也。舉者舉而上之也。錯者置而任之也。直者無所枉於道也。枉即直之反。蓋民性本直，故今舉直錯諸枉，則使枉者能直。民性亦因得所達，是以民心服也。舉枉者正與之反，是以民不服也。○論旨闕疑殆，言行其餘則直且明，民者君之所以為天而能得民心，則天祿亦可永保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子名肥。勸者令彼有自進而為之心也。莊者內氣充實之餘致其外盛滿也。慈者令難達者成立之德也。善者順成

論語精義 卷一

而莫所滯碍也季康子所問即使民敬忠以自勸之法也而夫子分疏其三者以言之其意欲以明其要領餘使自擇也蓋人篤行其正誠則內常無愧怍之情而外色自神旺焉臨民以此則民望之猶天而敬也為上者身唯務孝於親慈於子而無貳則下亦倣之致誠而忠也凡民雖好懿德而不能自勸者一由為上者不用意薦細以辨之良慝苟舉其善行者令之教誨不能者則民皆日趨善而勸也○論旨申述前章舉直則民服之旨而為上者之所其宜務較加親切矣

○或謂孔子日子奚不為政凡稱或者者率皆妄意作不當之言而其事不足

獨其名者略之曰或也或人蓋諱夫子不別講政事之學而從事之也子曰書云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

世所傳古文尚書君陳篇載此語文有小異古文無孝乎二字施於作克施蓋古文尚書者率多偽撰不足信且假如其語亦夫子唯取其語意不必拘其文者而其語勢固甚渾圓故記者存而傳之亦不可知

耳孝乎者蓋勸勉為孝之辭友者自我勉同於其志之義也于於二字須着眼有政之有字猶有宦有禮有典有昊之有直就其物所在以稱之也言書訓之云人之所宜勤行者其唯孝乎唯當一心能孝一心能孝則自友于兄弟遂以施及於世之有政由是言之為孝亦直為政也而汝有何意思其為別有可為政者乎蓋政事本於德德本於孝故為政莫大乎孝焉是以夫子云爾○論旨專承前章孝慈則忠即以明孝為政之大者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輓

其何以行之哉輓大車輓端橫木以駕牛者輓亦小車輓端曲木以駕牛者大車小車暗

喻君子小人言凡人之所可以人稱者而無人我相共依賴之信則不知其可行者也何則夫大車小車亦皆待輓輓相輔而所以行者設人而無信猶其無輓輓皆其不可行明矣○論旨明孝所以為政者以其有信故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此蓋子張舉問古人所自許

日而但書問也世王者易世之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損益謂損其可損者益其可益者

也言殷之制禮本一因於夏禮唯

所損益者其善有加焉已故殷人徵夏以謂斯禮終

不可違易雖十世可知也周之制禮本又一因於殷

禮唯所損益者其善有加焉已故周人徵殷益以謂

斯禮終不可違易雖十世可知也其制禮如是慎重

盡其善無復尚焉故吾亦以謂或繼周而興者其不

可違易不唯十世雖百世可知也○論旨明前章信

者可因禮而行焉禮

即百世不易之典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此夫

三代制禮者之意以言也蓋夏人尚鬼殷人尚質周

人尚文尚鬼則其弊必有非其鬼而祭之事殷人而

襲之則徒諂於鬼也故殷人損之而不敢為因專尚

質實不浮也尚質則其弊必有見義不為之事周人

而襲之則固陋無勇也故周人又損之而不敢為因

專尚文明知物也凡三代之所損益者率皆斯類可

推而知耳○論旨教禮本無諂媚之私心見義而遷

由是以制者故信之因禮亦當體知斯心而行也

八佾第三 凡二十 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稱姓曰孔子者以對季

氏從外稱也季氏魯大

夫季孫氏也不斥其人而以氏稱者明其事所世襲

而非始於今季孫也八佾八八六十四人成行列以

舞也禮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季氏即大夫而

世僭之也於庭者謂其無所隱忌而為之於家廟庭

衆所同觀之地也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堪忍

上十字記者之語

因言彼季氏世襲為之之心固當明知其非然特為

始其僭禮者謂止之則不可忍為之猶可忍而能也

然其止之則為不可忍之心將為誰人意之也雖彼

始僭禮者其所尊者享僭禮人是也而享僭禮人亦

論語精義 卷一

固陪臣則其心不可忍享之殊太甚耳季孫登不之思乎其敬大臣而諷之語意親切詳明千載之下如聽影響學者宜思而得之焉○論旨明季氏而用八佾舞即非其鬼而祭之詔也自知其非而為世觀因循不改即見義不為無勇也且凡雖世襲亦宜改之事是類而夫所可損益者之方也

○三家者以雍徹也欲見其家實有此事故書曰者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歌子曰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相相禮也辟公王之謂天子之容以其氣志深奧而外貌致靜穩之意也

奚者我意不可通其義因以問彼意所在之辭此即夫子引其詩直言彼詩所云明是有相禮衆辟公因以益致成天子穆穆之美德之義而其辭不難通者

然而三家有何意思以取用之於其堂可行禮之地不可解也○論旨此章與前章意相類而彼則辭婉此則辭直皆可以為微

言之法者故示之耳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謂勉強於日用彝倫相輔相安之道也言人仁也人性當仁而自悖不仁者此雖禮之樂之善化人者亦不過輔仁之具故無奈之何也○論旨與上二章反映以見如季氏則雖用禮樂亦無益焉禮樂必待其人而行矣

○林放問禮之本而巳唯用其禮之義以能施之行事者君子貴之也林放乃問用禮之際其可以為本志者也子曰大哉問蓋禮之重而知本則其未可舉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故夫子嘉而大之也

也寧戚奢者過耀人以張大也儉與之反易者其事能至不失如常也戚與之反言凡用諸禮得如禮則固可也然能之甚難矣故今其用心與其後日有奢名寧有儉名何則禮之所起本不過文其儉故欲儉則尚不失禮也奢固非禮之事奢又易僭故奢必大失禮也下句居喪戚之為本其義易知故舉一事以類喻之也○論旨不仁者之於禮樂必奢奢即僭禮之所生也故以儉戒之示其本焉

論語精義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東方曰夷西方曰狄諸夏

謂禹畛中土之諸邦也有亡二字互文言夷狄反謂中國有其君而不敢僭亂不至如諸夏自蔑亡其君之甚也○論旨見當時奢侈僭越不啻魯國因戒失禮之弊一至於斯也

○季氏旅於泰山旅祭帝之名而以泰山之神配之也泰山五嶽之宗在魯地季氏復

僭天子之禮將旅祭於泰山之時也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冉有孔子弟子

名求時為季氏宰夫子因言汝當知其非然其實則季氏剛愎而汝力弗能救止之與故不曰不能而曰弗能也又不曰諫而曰救者蓋季氏世行此僭禮非今始有此事故也對曰不能言其事遠非所及故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嗚呼願念前昔

相繼為非而歎之也曾解見前林放即問禮之本者而冉有亦所親知故權言之也言季氏世皆大誤謂泰山之神其究禮意不可及及林放輩而雖非禮一欲之享者乎此亦深歎其易知之事而不改也○論旨

復見季氏之僭出乎其奢而以明儉之不可不愈貴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

爭也君子射射禮也升外堂也下下射也射有上下射上射以大夫若尊者下射以士其射時射作先後勝者先外不勝者從之故賤者或先於貴者然賤者之先於貴者情不能安故必讓之貴者而貴者亦以禮之所不可故必外下射於是互相揖讓乃爭於讓者也言君子常貴禮讓無所爭然必要之爭則其唯於射禮揖讓而外下射而飲之上言之乎然其爭則亦唯爭禮讓君子之事而大異乎小人之所爭也○論旨僭奢之本爭故承之以明讓之不可不貴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此二句就人所見之前後而言之

素以爲絢兮此一句即詩人教其爲學之本末也何謂也詩上二句見衛風碩人篇

蓋夫子之刪正未定之前尚有下一句也倩者能會
 適人意也盼者眸子明徹也素者作受采之資也絢
 者采色粲然也兮者令人語有所替之辭也詩意言
 凡美人之容色者初好其巧笑而後又及其美目矣
 故吾當先治其素以謀為之絢采也蓋巧笑比絢美
 目比素是以其語次頗似不相接者故子夏疑而問
 也子日繪事後素夫子因為明其本末言其義猶繪
 畫之事後於作素之功也蓋復巧
 笑比繪美目比素也日禮後乎子夏因悟忠信亦猶素禮文亦
 猶繪當先力治其本而後言禮
 也乃復質問之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言此義
 吾未思
 到者而今因子夏之言始令予發悟之且有取此義
 之材可與言詩也○論旨純明禮必有忠信之質可
 由儉讓而行矣不
 則徒禮皆無益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
 之後

宋殷之後皆周封為諸侯而各行其先代禮樂徵徵
 證也文者含義以著乎其象之義也獻與憲通詩獻
 獻令德中庸作憲憲令德憲者其物可以為法則者
 也文憲謂禮文之憲也此夫子深惜文憲不足而歎
 之者而言夏殷之禮因文憲之存者吾能推言之然
 今杞宋所存之禮不足選引以取之徵證是以不敢
 言也杞宋雖或有一二可徵者欲見其禮文之憲則
 亦復不足故遂不言也如有其禮文之憲足取之徵
 則吾能徵以言之矣然而亡之豈不惜乎○論旨明
 夫子言古禮亦必大有所徵證與世之徒禮寡實者
 不翅水
 炭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王者以
 始祖配上
 帝而祭之名也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特賜
 之以重祭且周公宗子宜配文王故魯唯得禘祭於
 周公之廟也灌與裸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尸也祭
 統云君執圭瓚裸大宗執璋瓚亞裸日既灌云云者
 即指謂前此之往行至於此也祭統又繼之言八佾
 大武等之事乃知八佾大武等唯當用之於周公之

廟者而當時僭用之於其群公之廟於是季氏及三家亦推其祖所出又至僭用之於其自家廟其誤實胚胎乎此矣故夫子微言之曰不欲觀也○論旨明夫子於當時禮亦不足徵者則不取也

○或問禘之說即問禘之所以為禘之義也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示與視同不

說者禮之至重而大者且今魯禮不足徵故忌憚之不敢言也下因亦遂微言之蓋夫禘者所以祀祖先事上帝而孝順之道一寓乎斯矣故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亦唯一以斯孝順之道治之則天下國家因靡以不平治焉其可徵證之直如視諸夫子之掌上故夫子為自指其掌也○論旨明夫子聖知獨足徵禘說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古語而記者即與下夫子之言相反觀作之地也祭謂

祭祖父也祭神謂祭山川之神之屬也如祭謂在者謂其心直以其在也如神在者亦同子曰吾

不與祭如不祭凡祭有侍祭與祭之別侍祭者陪祀之類是也與祭即其身當祭之神而

祭是也禮七世而親盡盡則其神當不與祭而宗室之祭衆族會祀一堂則必或有不與祭之神而相接之事故夫子言吾若不與祭而侍祭則其心自以不祭也蓋不敢瀆神且以別於與祭者也○論旨此前十章大抵以魯公室及三桓祭祀之僭禮與夫子儉讓之義相反映以明禮失其本矣此章因又明夫子祭祀之所為本旨者也蓋魯人之諦是不如在者季氏之旅是不如神在者而夫子之語即以推轉其義焉耳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

大夫此即舉古語而質問其義者與前子夏問詩正同一例也媚者我有所求故務從彼所好之謂也寧者比較而取其賢之辭也奧室神也竈竈神也蓋奧神尊故禱祀之則似當易得福者竈神賤故禱祀之則似當難得福者然而古人勸其媚於當難得福者之竈神何也凡禱祀之事苟有媚心則禱祀皆無益

故古人權論其人語與其媚於奧神之尊者而作難為之禱寧不如媚於竈神之賤者而作易為之禱何則是皆遂無益之事故作六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其易為則尚彼善於此也六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六不然以下六字一氣讀然猶云如此也蓋媚則內自欺而瀆神瀆神則必獲罪於天故夫子釋之曰凡不以獲罪於天為懼如此者則幸一切無所禱祀也○論旨明祭祀之要皆歸於天且夫子不與祭則如不祭之義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也二代

夏殷也郁郁謂其文理互相含映也言周之制禮本監於二代之善者而取之加以義之善者是以其文郁郁乎至矣若有人問三代之禮何從則吾曰從周也○論旨見從周禮之文而始得不獲罪於天因以明祭之為至重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大廟周公廟此即孔子入大廟助禘祭之時以其禮至重故未

敢以其所素諳而忽之每遇一事施舍必先審問或之掌禮者然後從其事所以慎重且不失恭敬也

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鄒魯邑名孔子父叔

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因輕夫子而曰鄒人之子也或人固是作妄語者即以其每事問而譏之也

聞之曰是禮也此夫子非答或人唯恐門人或有人誤認之者故特為門人告之也言是

廟之大禮故其助祭者宜如吾然也○論旨明祭固原乎天故最不可不以恭敬為主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蓋禮射則不主貫革

貫革之射則主貫革所以然者禮射則唯用力於其行禮貫革之射則但用力於其貫革是以其用力之所尚不可同科格而語也且蓋禮射者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故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且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禮射必擇士之堪於助祭者而用之唯可堪於助祭者而後可以

統衆士爲之將率之任是以君子亦貴其力也是故射不主皮之義其意所寓者蓋甚深矣故夫子又言古之道以欲人之思察之也○論旨前章見夫子雖知禮而一出之恭敬也此章因復見夫子雖平生所用專在乎此恭敬及儉讓與今人所擬思者不相同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

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以特羊先告廟而行之餼生牲殺而未煮也魯自文公不視朔而來久廢此禮而有司猶供此羊子貢言欲去之以欲見夫子意之所在者也子曰

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蓋告朔之禮天子所以令諸侯月新其尊奉周室之

心者也而魯久廢此禮是以僭亂日長故告朔之禮舉則周可復尊而魯可復安矣羊之妄費非不可愛惜然其禮之永廢殊可愛惜也○論旨要見夫子所望乎禮之要旨亦不過致恭敬之實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盡禮謂每不毫節略必如禮制而事之也

言人臣事君固當以其禮然必欲盡之則亦過於中矣是以人謂其人無用之恭敬徒作諂媚者也蓋禮之用和爲貴而禮文之所設者特見其大節之所在而已是故苟無所踰其節則不必盡之可也○論旨見夫子於禮唯要其大節如未節則無必所事之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定公魯君名宋即問其要旨所在也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蓋君者所爲民使役其臣以命

其事之所宜作者也故以禮則其事無大小巨細物皆得其當而能自順行焉故曰君使臣以禮也臣者所爲君代任其事以致之極者也故以忠則其事亦無大小巨細皆得能勝其任而物致遂成焉故曰臣事君以忠也雖然君亦固不可無忠臣亦固不可無禮唯其要旨所在當專以禮當專以忠故夫子以是答之也○論旨即因前章明君臣各宜之大分義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詩之首篇淫者樂失其度也傷

者哀過其節也此夫子贊關雎之聲善得中和之正者然求之其旨於其詩則亦可復得焉耳蓋關雎求命於內而得之則固君子所好迷故樂其得之然其所得者即每盡命而靡不至善者焉是以異乎夫尋常耽而淫者矣故曰樂而不淫也關雎求其命常在窈窕之境故哀其難得然求之不得亦尚寤寐思服遂至於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是以亦異乎夫尋常痛而傷者矣故曰哀而不傷也其義如斯故其聲亦自然者也○論旨明夫子樂世道而不為之淫溺哀時俗而亦不至於自傷一以禮處世無所不宜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哀公即問所立社之說也

宰我對

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社蓋

人君所主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為名松曰松社柏曰柏社栗曰栗社有其名而其義亦各在其中也矣松容也民雖不善無所不容之義柏迫也君苟不善則下迫於上之義栗即戰栗也君正而使民畏威之義曰者命其名者之說曰也宰我特以其用栗之義者其微意欲使哀公立威以收其在下之權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猶云終事此蓋

古語而其旨類言其追說追諫追咎之無益以諭其不可也而夫子引之者蓋魯公室之衰其來已久且非哀公所能為然而宰我卒爾言之則徒為說成事諫遂事咎既往矣其啓禍機亦不可知也故夫子歷言此以斥宰我耳○論旨明夫子哀而不傷故其於時政不可者能慎閉不言如宰我則徒傷故過激大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者蓋管仲而有大有大志

一以禮則其為功之大不止於此而管仲不能為身謀者多故夫子適言其器小以歎惜之也或曰管仲儉乎或人不能知夫子所言之旨而妄意管仲嘗於周受下卿之禮者是可以謂儉故問以其儉言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管仲之器小乎也

家政分闈內外與采邑之事為三局各別其事之所歸故曰三歸也攝總衆兼持之意也言家臣當不能

其官而管氏則有三歸之具因以然則管仲知禮乎
或人愈不能解器小之言尚疑管仲受下卿曰邦君
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
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樹猶建也建牆
當門以自蔽也
好謂好會也坫者壘土甃成室以度食物者其蓋隨
手反覆故曰反坫也此皆諸侯之事而管仲僭之故
夫子舉以証其不知禮也按管仲三歸及塞門反坫
之事皆足以觀其器小且欲學者由此而益知禮尚
儉之義故記者以附焉又按三歸則一事而此則二
事其潛禮較諸不儉愈太甚者故其語特致嚴重讀
者須察○論旨見前章宰我是慢望作不可成之事
者管仲是身可得成而自不成者如夫子則斷無有
此事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

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以欲相共益之意而告
之故不曰謂而曰語也
大師樂官長蓋夫子固精達於樂教而大師善治音
奏者故夫子特語之言以樂之所以一成之條理推
之則其亦可以知夫學詩而所以得成其德之義也
何則凡樂所始作者鼓與管也唯管聲徐緩與鼓相
應以引作餘琴瑟笙簫等聲於是其諸聲轉合而翕
如也其所後作之聲漸從其所始作之聲者皆協合
和順不雜亂越逸宛如出一音而純如也而其純如
之間節奏曲度皆明明可分而皦如也而其皦如之
間又其先後本末有物相銜奕奕如續而繹如也凡
樂如是而後始以一成焉者故推其義則猶學詩者
始勉強從之漸而與其文義得成純如既而其文皦
如乎其心其義繹如乎其思於是其德正成者而其
可以知也○論旨乃復明夫子之動作一如樂節
之緩急是所以無宰我之唐突及管仲之器小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

也儀衛邊邑名封人掌封疆之官下士為之也言凡
為君子人者之為遊歷而至於斯境也吾請見則

其人皆必許之而相其語未嘗不得從者見之即夫見也其意自許已有見而足語者也從者令封人得見也以上記者先明封人非庸常作辭者而欲以見其下出日之言亦非庸常者之所言故特詳記載其請見之辭及相見之事焉 出日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

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喪謂失位也木鐸金口木舌將

有新令所振以告衆者也言從行夫子之二三子無庸患夫子之失其位何則天下之無道也久矣以夫子之有道失其位豈不亦可乎且以天下無道之久思之天將復以夫子為木鐸而新改修禮樂狗之天下四方以為有道之世者亦不可知故勿患而可也○論旨見夫子不唯身修禮樂之義其志亦欲以此正天下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以其功言也善者以其德言也此夫子語韶樂與武樂有異而其實則同者耳舜

紹堯致治而其功至大矣故人誠謂其功績盡美也而舜又自謂為民既盡善德也夫子因議謂之見斯二者於其樂中矣武王伐紂救民而其功至大矣故人亦誠謂其功績盡美矣而武王猶自謂未為民盡善德也夫子因亦議謂之見斯二者於其樂中矣蓋有德之善而有功之美非有功之美而有德之善故其所謂盡善未盡善者是唯作者之意而人皆同謂之盡美則其盡善亦一也○論旨即承前章明夫子精達乎古樂故苟為木鐸則必盡善盡美之極焉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

凡居上位者必寬容衆而當望能安家國矣執禮哉典者身必恭敬而當望能行其事矣臨喪事者心必悲哀而當望能盡其情矣然而今皆不者乃明矣其無之能也故夫子言其無所可以觀也○論旨純明韶樂武樂之美皆有斯寬敬哀等之本實而後然者也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仁勉強而德於人也知與智同通用里居也言人之所置其身以居得行仁之地位為美是以人多欽羨而心擇之是似智也然不其躬勉強處行其所知之仁則其知猶不知故不得謂之智智必行之也○論旨惟仁則前章數事皆固可能故承以此而且仁之為德非容易所能成故先教仁唯貴力行其所知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

安仁知者利仁約謂身窮約也樂謂心悅樂也言今試論可得久處約長處樂之人不仁者則不可寄以此二者仁者智者則可寄以此二者何則不仁者但利己身且久約則必濫故不可以久處約不仁者又常縱己慾且長樂則必濫故不可以長處樂唯仁者與之反其行常以行仁為己分以安仁故固能此二者智者頗與仁者相似其行常以行仁為利便以利仁故亦能此二者也○論旨即因前章明仁者之所以為心智者之所以為為心且其所處行之要則一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克己愛憎好惡如道是以能好可好於道之人能惡可惡於道之人也此庸常甚難為之事而獨仁者能之故曰惟也重在兩能字須看眼○論旨見仁者特勉其難者難者即克己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雖小人苟志於仁矣則其行雖未至於十分之美猶無為仁者所厭惡也此其勸仁之語意誠凱切矣○論旨即不為仁者所惡而所好之方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言欲富貴是人之常情而君子亦同矣唯君子者不以其可得之道得之則雖有得之不處是其為異耳貧賤不去之義亦然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去猶捨也此語君子心者而言君子意苟非其義而處富貴去貧賤則是捨仁也捨仁則徒辱君子之名而已無所可謂君子

論語精義 卷一

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食之間者，謂飯中舍其事業而易情之間也。造次謂不期之事逐次來造而易苟之候也。顛沛謂將顛覆沛然不可止而易遺之時也。是字下並皆略仁字。此言君子不唯取舍不去仁，其事仁之無間如是也。

○論旨即教仁無他唯當用力於平生常行而事之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

及也。言人則不知我，則未見世人之好仁者及惡不仁者。其好仁者之可尊無以尚之，其惡不仁者其心欲己為仁行矣。因又欲不使不仁者之事波及乎其身上。身是以惡不仁者故此人亦足以嘉之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

一日謂他日也。言據前言則仁似甚難為者，然仁本不甚難何則？試看有欲能一日用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其力不

足為之者皆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言未見力不足者，故世蓋又好仁及惡不仁者亦有之必矣。但我獨未之見也。

○論旨即明仁之不難為而以深勤勉學者。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以親聚之意言也。言大抵人之過也不於公衆貴人用心之地，各於其私黨親狎易忽之處。故於此觀其人之過如何，則斯知其入平常所操守之仁如何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夕與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之夕同。言學者朝聞道則即時奮發力行之，至於其夕或覺為此心勞身極如死然猶可希得之也。

○論旨即又教仁當唯勉強乎道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蓋誠志於道則死且不顧，又何暇耻衣食？故士雖自曰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是即無志於道之明證而

論語精義 卷一

未足與議也。○論旨明仁道不去名利之心則不可希望也。又與前久處約相應。學者須反覆玩味焉。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適安適也安乎其物而自得之謂莫猶言必定也。預定其事而為無復易者之謂言君子之於天下之物若事也於物無適也於事無莫也何則其所行之準率唯常義之與比故無此二者也。○論旨見前惡衣惡食之類不纖毫涉乎其意唯公然大義之與比此乃君子之仁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常懷成所以安人之德也。小人常懷居所以安己之土也。君子又常懷能儀嚴政之典刑也。小人又常懷幸遇寬政之恩惠也。○論旨明懷德懷刑乃亦君子之仁也。小人則與之反是以不仁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任其所欲而不忌憚之。意也。言唯見其可利於己之事曾不顧思省察而十分行之則利獨歸於己而人多受其害因遂多怨而必取禍也。○論旨戒小人

懷土懷惠之弊必至於此。因又見君子懷德懷刑者抑亦防怨禍之道也。○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能字旨蒙下五字言為上者身能行禮讓以此化為國家則是誠有用禮典之效故曰何有也。何有者言何議之有也不能之則此猶不用禮典故曰如禮何也。如禮何者言禮棄物而無所為用也。○論旨蓋利者眾人之所爭而讓則無爭又不放於利故以反映焉。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言士不預患無可行之位當眼前患所以得立於其位如何又不預患莫己知者當眼前求為可知之實德也。○論旨患無位及患莫己知者此欲利故也。患所以立及求為可知者此由尚禮讓故承以此。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者夫子推意而以語之故曾子對曰唯也。唯者言果如其言也。吾道者夫子事親事君及交友使人平常所行之諸

論語精義 卷一 三

道也一字活字一字下略學問二字一者以古今及事物之別異者為一也實者謂能習慣其義而得也之者即指道也言汝參當意吾平常所行之諸道者無他唯以古推今以此知彼不相別異一學問以習慣其義而得之者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恕者準我情而體彼情之德也此上夫子之語簡而門人不能通曾子因

解釋之言夫子之道要之不過一以忠恕之心也譬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及溫故而知新之類皆是義也○論旨專明前章立位之事苟有其可立之德則其不立亦猶立而一以教學者勉其本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者其所思求之事而轉深知之義

也同是一事而君子學文資之故喻於利人之義小人固無學文之素故喻於利己之利然則其喻亦各出於其平常之學與不學其分豈不大乎○論旨明忠恕之效蓋君子忠恕故喻於義小人不忠恕故喻

也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賢即謂賢於己之行

也思齊二字本於詩大雅思齊焉字當於見賢之地即思之不後之旨也而字見不賢則似可捨而不問者然而猶宜然之旨也內字宜心內深省之旨也省省檢也○論旨賢即喻於義之人不賢即喻於利之人且學者常有忠恕之心則能見賢不賢因以益於己之法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者兆之先見者也幾諫者謂先其未過見其幾而諫也故幾諫者自不得不諷諫諷諫則不失和氣是以貴幾諫也言事父母者須幾諫幾諫則父母易改然若見其志不從吾諫復起舊來常敬父母之心今又敬其不可之志而不違其命雖為此大勞而不可毫髮生怨心也○論旨忠恕則常知父母之志是以得幾諫而事父母者與見他人之不賢但內自省者其義固當有別異故以相承焉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上二句古語言當不越數邦而遊也

夫子因又訓之言若不得已而遠遊則當必設其所憑依而有方使父母有事則得名之也○論旨明天忠恕體此心則亦自不得不然焉耳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蓋記者有故而復出此

語也○論旨此前一章言忠恕則能合孝道今又因發明此語言子能忠恕體父之心則子身即是父身也故其無改者非欲無改而無改唯子即父故自無意於改之而無改如是而可謂孝也故特省上二句而復出此其旨深矣學者須知此義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言人莫不舊識父母之年幾歲者雖然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新知也何者蓋人壯強不可得常故子之於親一半則猶雖喜其未老一半則必有懼其既老也然則為人子者常省於父母之年如何而其所宜事

以何者亦不可不由此而知矣○論旨忠恕則亦復能知父母之年而知其所事故并編次焉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言者心有所思而宣之於

其口之謂故心唯有所思而口未發亦謂之言也逮者後者追及前者也言古人有德者相戒言之不出其意非不欲言唯教當深耻躬行之不逮其言而有相離違者也○論旨非貴徒知父母之年唯貴其躬行之逮之故以此承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守約也言凡百之事大抵以守約心縮之行而處

乏則為人見謂失其事者希少也○論旨明言之不出者則必以約而無過失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者內止之心而不敢出焉也君子

欲訥於言本為其欲敏於行故插而字以敏行為主也○論旨即明以約者訥於言而敏於行之旨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即猶為政以德之德蓋德者天下眾庶所同顯有此者

論語精義 卷一
故苟行成諸已則必有近為其鄰見知而感起焉者也○論旨為前章訥言恐學者或疑訥言則難為人見知故以補此義明訥言不害為德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謂其人多言不

自省而其言數變易於一事上也言若斯者事君則因被其罪而辱焉與朋友交則因生怨隙而疏焉○論旨即明多言之有害以括前數章蓋慎言者行之始學者最所可先務茲知夫忠恕一貫之學者亦固不在於言而唯在乎行之且此編嘗以行仁為主此以慎言為主頭尾相應以示言行之宜學者須友復詳玩焉

論語講義卷之一終

